



□ 霜枫酒红

## 科幻电影不能忽略的“日常”

无论是《星际穿越》中的宇宙飞船，还是《流浪地球2》中的各式机器人，关于技术的想象一直以来都是科幻电影的核心所在。然而，电影终究是一个故事、一次叙述，其真正的核心是人类，更具体地说，是处于日常生活中的独特个体。在这一视域下，科幻电影中被忽略的日常性就被激活了，观众的兴趣不仅是从电影中看见先进技术，更在意的是这些技术物如何融入生活，成为日常物，进而影响人类存在的整体状态。

在科幻电影中，有一类作品不在意对技术奇观的想象与塑造，而是以日常性为核心，聚焦于科技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诸如《她》《被光捉走的人》《疯狂的外星人》《外太空的莫扎特》《小行星城》等科幻电影，更多偏向人性和社会性议题的表达，探讨的是科幻如何“显现”于日常生活之中，这里的显现不单是物理意义上，还包括心灵与精神层面的促进。

以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和科幻动画电影《机器人之梦》为例，两部电影都属于低成本电影，没有令观众眼花缭乱的特效堆砌，也没有采取一波三折式的好莱坞大片叙述模式，而是以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为观众展开故事世界；而且两部电影没有普及科学知识，也没用涉及和展开严密的科学推论。然而，这并不妨碍观众对它们的喜爱，因为其中关于生活的、个体的、心灵的想象尤为深刻动人，日常性的艺术魅力正显现于此。

这类影视作品中，日常性对技术奇观进行了有效的消解。在《宇宙探索编辑部》主人公杨志军眼中，目光所及的生活物件都能成为与外星人联系的媒介：老旧的盖革计数器、“雪花”屏的电视机、头部按摩仪，乃至一个普通的铁锅，都被他的想象力所阐发，成为具有科学可能性的幻想物。于他而言，科学不存在于实验室之内，而是弥漫在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机器人之梦》驭繁为简，并未在机器人的设计上耗费过多心思，而是采用传统动画形式，讲述了小狗与机器人遇见、陪伴、分别、思念、再见的过程，寓言的是当代都市人的整体精神和情感状态，“科学技术何以缓解个人孤独”成了电影探讨的思想核心所在。

对“硬科幻”电影而言，科幻的惊异感始于对科学技术的超越性幻想，如《星球大战》系列中的各式宇宙飞船、《头号玩家》中先进的VR游戏设备等。而在“软科幻”电影中，日常性的介入使得电影必须探寻新的惊异感生成方式。更确切地说，日常性和科学技术巧妙地融为一体，日常生活就是融合了许多技术元素的生活场景，惊异感依附于这种日常性。

科幻电影的惊异感也源自对文化社会的重新发掘。通常而言，科幻电影中的文化景观是指科学话语下的科技景观。然而科幻电影中被激活的日常性则提示观众注意被科技景观所遮蔽的社会文化景观。《机器人之梦》整部电影没有

一句台词，观众能看见的是各种都市中的人际关系，如与好朋友的初识到别离，与偶然知己的遇见与错过，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陌路人。这类科幻电影中，失落的技术景观、忽视的文化景观、真实的人际关系，都让日常性呈现出戏谑式的一面，这与科学技术所追求的公式化、稳定化、理性化截然相反。日常性对应纷繁复杂的文化社会，它不会轻易地被科学技术定型。但是，电影中的日常性聚焦并不是否定科学，而是沿着独特的人文脉络，深入真实生活之中，以陌生化方式展现人类精神的困顿状态。

当下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正在蓬勃发展。科幻电影将日常性作为思想实验的阐发媒介，可以被看作是科幻美学的建构路径之一。思想实验，是指基于科学理论，排除现实干扰的理想化实验，如薛定谔的猫、缸中之脑等都是著名的思想实验命题。思想实验的特殊性在于它以理论为基底，通过逻辑推论得出结果。但对电影来说，无论是当下故事，还是未来故事，都不存在纯粹逻辑化的实验场域，日常性或多或少地都会介入实验之中，进而引发各种各样的故事。所以，当思想实验碰上日常生活时，科学的偶然性、不可控性就被激活，形成了科幻电影的艺术张力。

日常性介入促使科幻电影从奇观化转向日常化，从而涉及对日常细节的刻画。科幻电影的日常性，在于生动地塑造生活景观、文化景观与人际关系，到更为具体和丰富的生活中把握真实的细节。而且当下的类型融合趋势，让大多为低成本电影的科幻作品有更多类型融合的空间，创作人员在电影叙述、风格、技法层面都能够大胆创新，诞生了各种充满锐气的叙述风格。

最后，科幻电影中的日常性，并非通过传统科幻电影的“神话”叙述模式对人物和情节进行安排，而是将生活这一世俗神话直接呈现，如《疯狂的外星人》中的“土味”文化，《她》中人与机器的恋爱故事，《机器人之梦》中的都市孤独命题，《外太空的莫扎特》中的升学压力等，这些都是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聚焦。未来向度下的个人生活不单是被机器包裹的技术日常，还包含着个体的情感日常。以日常性作为科幻电影的主轴时，各种具有标志性的生活之人、事、物，都被放置在了科幻电影这一原本应展望未来的经典框架之中，最终结果是解构了传统框架，形成了新的科幻电影亚类。

当生活的日常性与科幻电影的虚构性并置于同一文本时，两者间的对比就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张力。这种审美体验形成于科幻修辞下对个体存在的重新发掘，由此让这类科幻电影成为偏重日常体验、文化表达的题材类型。不同类型科幻电影的共同发展，有助于打破定势思维，解放科幻之魅力，进而为科学技术的美好发展做出积极预言。据《文艺报》

2024年8月底，大同新闻媒体对街头涂鸦墙公益绘画遭遇破坏的持续报道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事件的关注，也在热议中提升着公众对涂鸦艺术的认识。

2024年8月29日，王女士向《大同晚报》新闻热线反映，“助力大同文旅发展，美化城市环境，我们在平城区柳泉南街南段路边墙体上创作了公益绘画。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短短几天内，有人竟然深夜两次在这面墙上写了骂人的话，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制止这种不文明行为。”

记者了解到，王女士多年来一直与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从事室内外墙体绘画工作。看到这两年大同市文旅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他们也想为大同的文旅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开始美化我市个别街头巷尾的一些“空闲”墙壁。8月中旬，他们将柳泉南街南段西侧一处30多米长的墙壁打造成公益绘画墙。当时，附近单位知晓此事后表示同意，还给予了大力支持。可令人没想到的是，8月22日、29日凌晨，绘画墙先后两次被人一夜之间破坏，还写了骂人的话。王女士对媒体表示，希望这种不文明行为尽快得到制止。随后，警方介入调查。

涂鸦（Graffiti）作为一种街头艺术形式，自诞生伊始就颇具争议。有人视其作为一种极具创意的创作方式，天地间皆是画板，作画的痕迹铺满城市空间。也有人视其为破坏公物的行为。

对于涂鸦艺术的起源，有的研究者认为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纽约，当时的年轻人开始用喷漆和其他材料在建筑物和地铁列车的表面创作图像、表达观念。明亮的图形图像和风格化的字母组合等，都可以是涂鸦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有研究者认为，涂鸦艺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无业游民们搭乘货车辗转各地打工时用文字涂鸦告知同伴哪里有活儿。

时光流走，越来越多有强烈表达欲和创造欲的人们加入到涂鸦的行列；随着默默耕耘的创作者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人群从这些“野蛮生长”的作品中得到乐趣。涂鸦艺术逐渐走出“地下”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政府的许可。1971年《纽约时报》曾经对一位将自己名号涂满上东区的送货小哥进行了报道，TAKI183自此爆火，引领更多青少年加入涂鸦运动。从此，涂鸦开始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视界，慢慢成为一种被大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1983年，《Style War》《Wild Style》接连上映，被视为嘻哈文化四件套的饶舌、打碟、霹雳舞和涂鸦被广而告之，涂鸦逐渐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当然，早期的涂鸦艺术很少进入画廊、美术馆和博物馆，但它的美学已经融入艺术家的作品中，影响了不少艺术家的创作。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美国艺术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和基思·哈林，还被视为街头涂鸦艺术的前驱。另外，一些艺术家开始尝试用电动工具、刻刀等工具在涂鸦墙上创作，让涂鸦从“反艺术”变成了艺术，获得更大生机。

日本著名现代艺术家奈良美智对众多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作品种类包括漫画、动画、插画等，代表作有《阿根廷婆婆》《小星星通信》《奈良美智48个女孩》等，在欧美及亚洲各地的美术馆展出，深受欢迎。评论者就认为，奈良美智笔下的招牌就是头大大的小孩、洁白驯良的狗以及身着绵羊装的儿童，有涂鸦艺术的影子和精神。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后，涂鸦艺术在中国内地也逐渐生长起来。目前国内最知名的涂鸦圣地之一就是四川美术学院。校外的一条街道竟然成了网红打卡地，全国各地的人来此涂鸦、来此拍照留念，巨大的人流量还拉动了沿街的文旅消费。

我曾经在小雨中走出地铁站，迎面就是由整幢整幢涂鸦高楼构成黄桷坪涂鸦一条街。涂鸦艺术街位于重庆九龙坡区，起于黄桷坪铁路医院止于501艺术库，全长1.25公里，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涂鸦艺术作品集。2007年6月9日，黄桷坪涂鸦艺术街开街，同时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中国涂鸦艺术节。据称，整个涂鸦工程共有800余名工人、学生和艺术家参与制作，花费各色涂料1.25万公斤，消耗各类画笔、油刷近3万支。前后经过150天的精心制作，共涂鸦建筑物37栋，设置雕塑小品20座，整个街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黄桷坪涂鸦艺术街荣获重庆2007年城市公共建筑类十大杰出工程贡献奖。

一条焕新的涂鸦街道也为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至今不断有各地的文化人、游人来此涂鸦，街道两侧也诞生了不少颜料店、文创店，形成了独特的文旅生态。更为有影响的是，这个艺术区受到艺术界、收藏界的关注，每年都会有欧美、东南亚等国和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收藏家、画室画廊等艺术机构前来考察、访问和收藏艺术品。

有人觉得涂鸦就是在墙上乱涂乱画，有人认为涂鸦是艺术与生活的象征。无论如何判断，涂鸦艺术获得了一种茁壮的生命力，就像在重庆黄桷坪涂鸦艺术街，“你可以尽情涂鸦，发泄情绪，用一支颜料笔写出你想说出来的话，没人在意你画了什么，也没人注意你涂鸦什么内容，你只管涂鸦，像个小孩子，无所顾忌，尽情涂鸦，自由发挥。”就像四川美术学院有个“108pop”涂鸦社团，“旨在通过涂鸦艺术，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种街头文化”。

2024年9月2日，经过重新美化的平城区柳泉南街公益涂鸦墙再生。有人骑行十几公里、有人乘坐公交车、有人驾车前来驻足欣赏，有人拍照留念，更有人现场直播。

有人说，涂鸦艺术是一个城市年轻的标志，激情而躁动，不安而叛逆，你可以不认同它，却不能忽略它。2024年8月、9月，涂鸦艺术第一次在大同引发高度关注并赢得机会。从中，我们读到了年轻和审美，也希望年轻和审美能够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扩张开来。

